

CHINESE - JAPANESE LIBRARY
HARVARD - YENCHING INSTITUTE
AT HARVARD UNIVERSITY

SEP 28 1956

14614/4511

(5)

韓子卷之十二

外儲說左下

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則危生子臯以功受賞臣不
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軒襄王不知故昭卯五乘而
履屬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卽臣將爲夫少室周
二恃勢而不恃信故東郭牙議管仲恃術而不恃信
故渾軒非文公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
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簡主之相陽虎哀公問一足
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不易朝燕之處則

國書影印

韓子卷之十二

外儲說左下

比類整飭可
誦

一以罪受誅。人不怨上。跖危生子臯。以功受賞。臣不
德君。翟璜操右契而乘軒。襄王不知。故昭卯五乘而
履屨。上不過任。臣不誣能。卽臣將爲夫少室周。
二恃勢而不恃信。故東郭牙議管仲。恃術而不恃信。
故渾軒非文公。故有術之主。信賞以盡能。必罰以禁
邪。雖有駁行。必得所利。簡主之相陽虎。哀公問一足。
三失臣主之理。則文王自履而矜。不易朝燕之處。則

哈佛大學
圖書館
珍藏印

季孫終身莊而遇賊

總後數事

四利所禁。禁所利。雖神不行。譽所罪。毀所賞。雖堯不治。夫為門而不使入。委利而不使進。亂之所以產也。齊侯不聽左右。魏主不聽譽者。而明察照羣臣。則鉅不費金錢。辱不用玉璧。西門豹請復治鄴。足以知之。猶盜嬰兒之矜裘。與踰危子榮衣。子綽左右畫去蟻。驅蠅。安得無桓公之憂。索官與宣王之患。驪馬也。五臣以卑儉為行。則爵不足以勸賞。寵光無節。則臣下侵偪。說在苗賁。皇非獻伯。孔子議晏嬰。故仲尼論

孫月峰曰鉅
辱二字撰得
好

管仲與叔孫敖。而出入之容變。陽虎之言見其臣也。而簡主之應人臣也。失主術。朋黨相和。臣下得欲。則人主孤。羣臣公舉。下不相和。則人主明。陽虎將為趙武之賢。解狐之公。而簡主以為枳棘。非所以教國也。六公室卑。則忌直言。私行勝。則少公功。說在文子之直言。武子之用杖。子產忠諫。子國譙怒。梁車用法。而成侯收璽。管仲以公。而國人謗怨。

右經

傳一孔子相衛。弟子子臯為獄吏。別人足。所明者守

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。尼欲作亂。衛君欲執孔子。孔子走。弟子皆逃。子臯從。出門。跖危引之而逃之。門下室中。吏追不得。夜半。子臯問跖危曰。吾不能虧主之法令。而親跖子之足。是子報仇之時也。而子何故乃肯逃我。我何以得此於子。跖危曰。吾斷足也。固吾罪當之。不可柰何。然方公之欲治臣也。公傾側法令。先後臣以言。欲臣之免也。甚而臣知之。及獄決罪定。公慄然不悅。形於顏色。臣見又知之。非私臣而然也。夫天性仁心固然也。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。

田子方從齊之魏。望翟璜乘軒騎駕出。方以爲文侯也。移車異路而避之。則徒翟璜也。方問曰。子奚乘是車也。曰。君謀欲伐中山。臣薦翟角而謀得。果伐之。臣薦樂羊而中山拔。得中山。憂欲治之。臣薦李克而中山治。是以君賜此車。方曰。寵之稱功尚薄。

秦韓攻魏。昭卯西說而秦韓罷。齊荆攻魏。卯東說而齊荆罷。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。卯曰。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。而天下曰。夫以伯夷之賢。與其稱仁。而以將軍葬。是手足不掩也。今臣罷四國之兵。而

王乃與臣五乘。此其稱功。猶羸勝而履躋。孔子曰。善爲吏者樹德。不能爲吏者樹怨。槩者平量者也。吏者平法者也。治國者不可失平也。

少室周者。古之貞廉潔愨者也。爲趙襄主力士。與中牟徐子角力。不若也。入言之襄主。以自代也。襄主曰。子之處。人之所欲也。何爲言徐子以自代。曰。臣以力事君者也。今徐子力多。臣不以自代。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。一曰。少室周爲襄主驂乘。至晉陽。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。周言於主曰。主之所以使臣

凡五事論人
君用人

騎乘者。以臣多力也。今有多力於臣者。願進之。

傳二齊桓公將立管仲。令羣臣曰。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。善者入門而左。不善者入門而右。東郭牙中門而立。公曰。寡人立管仲爲仲父。令曰。善者左。不善者右。今子何爲中門而立。牙曰。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。公曰。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。公曰。敢。牙曰。君知能謀天下。斷敢行大事。君因專屬之國柄焉。以管仲能乘公之勢。以治齊國。得無危乎。公曰。善。乃令隰朋治內。管仲治外。以相參。

此邪臣觀望
之言

晉文公出亡。箕鄭挈壺餐而從。逃而失道。與公相失。飢而道泣。寢餓而不敢食。及文公反國。舉兵攻原而拔之。文公曰。夫輕忍飢餒之患。而必全壺餐。是將不以原叛。乃舉以為原令。大夫渾軒聞而非之。曰。以不動壺餐之故。知其不以原叛也。不亦無術乎。故明主者。不恃其不我叛也。恃吾不可叛也。不恃其不我欺也。恃吾不可欺也。

陽虎議曰。主賢明。則悉心以事之。不肖。則飾姦而試之。逐於魯。疑於齊。走而之趙。趙簡主迎而相之。左右

馭得其道。但
詐作使

曰。虎善竊人國政。何故相也。簡主曰。陽虎務取之。我務守之。遂執術而御之。陽虛不敢為非。以善事簡主。與主之強。幾至於霸也。

魯哀公問於孔子曰。吾聞古者有夔一足。其果信有一足乎。孔子對曰。不也。夔非一足也。夔者。忿戾惡心。人多不說喜也。雖然。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。以其信也。人皆曰。獨此一足矣。夔非一足也。一而足也。哀公曰。審而是。固足矣。一曰。哀公問於孔子曰。吾聞夔一足。信乎。曰。夔人也。何故一足。彼其無他異。而獨通於

聲堯曰。夔一而足矣。使爲樂正。故君子曰。夔有一足。非一足也。

傳三。文王伐崇。至鳳黃墟。韞繫解。因自結。太公望曰。何爲也。王曰。君與處上。皆其師。中皆其友。下盡其使。今皆先君之臣。故無可使也。一曰。晉文公與楚戰。至黃鳳之陵。履繫解。因自結之。左右曰。不可以使人乎。公曰。吾聞上君所與居。皆其所畏也。中君之所與居。皆其所愛也。下君之所與居。皆其所侮也。寡人雖不肖。先君之人皆在。是以難之也。

季孫好士。終身莊。居處衣服。常如朝廷。而季孫適懈。有過失而不能長爲也。故客以爲厭。易已。相與怨之。遂殺季孫。故君子去泰去甚。

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。季孫養孔子之徒。所朝服與坐者。以十數。而遇賊何也。曰。昔周成王近優侏儒。以逞其意。而與君子斷事。是能成其欲於天下。今季孫養孔子之徒。所朝服而與坐者。以十數。而與優侏儒斷事。是以遇賊。故曰不在所與居。在所與謀也。

孔子御坐於魯哀公。哀公賜之桃與黍。哀公請用。仲

尼先飯黍而後啗桃。左右皆掩口而笑。哀公曰：黍者非飯之也。以雪桃也。仲尼對曰：丘知之矣。夫黍者五穀之長也。祭先王爲上盛。果蓏有六。而桃爲下。祭先王不得入廟。丘聞之也。君子以賤雪貴。不聞以貴雪賤。今以五穀之長。雪果蓏之下。是從上雪下也。丘以爲妨義。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。

簡主謂左右：車席泰美。夫冠雖賤。頭必戴之。屨雖貴。足必履之。今車席如此太美。吾將何屬以履之。夫美下而耗上。妨義之本也。

費仲說紂曰：西伯昌賢。百姓悅之。諸侯附焉。不可不誅。不誅必爲殷患。紂曰：子言義主。何可誅。費仲曰：冠雖穿弊。必戴於頭。履雖五采。必踐之於地。今西伯昌人臣也。修義而人向之。卒爲天下患。其必昌乎。夫人不以其賢爲其主。非可不誅也。且主而誅臣。焉有過。紂曰：夫仁義者。上所以勸下也。今昌好仁義。誅之不可。三說不用。故亡。

齊宣王問匡倩曰：儒者博乎。曰：不也。王曰：何也。匡倩對曰：博貴梟。勝者必殺梟。殺梟者。是殺所貴也。儒者

絕似家語口氣

此段似春秋
時文

凡七事雜論
人君用臣

以爲害義故不博也。又問曰：儒者弋乎？曰：不也。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。是從下傷君也。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。又問：儒者鼓瑟乎？曰：不也。夫瑟以小絃爲大聲，以大絃爲小聲，是大小易序，貴賤易位。儒者以爲害義，故不鼓也。宣王曰：善。仲尼曰：與其使民諂下也，寧使民諂上。

西門豹爲鄴令，清尅潔慤，秋毫之端無私利也。而其簡左右，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。居期年，上計，君收其璽，豹自請曰：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，今臣得矣。願請璽復以治鄴，不當請伏斧鑕之罪。文侯不忍而復與之。豹因重斂百姓，急事左右。期年，上計，文侯迎而拜之。豹對曰：往年臣爲君治鄴，而君奪臣璽，今臣爲左右治鄴，而君拜臣。臣不能治矣，遂納璽而去。文侯不受，曰：寡人曩不知子，今知矣。願子勉爲寡人治之，遂不受。

豹言可為懷
懷惟如是此
良吏所為泣
也

戲皆不忘其本

齊有狗盜之子。與別危子戲而相誇。盜子曰。吾父之

戲語

戲語

裘獨有尾。危子曰。吾父獨不失袴。

子綽曰。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。以肉去蟻。蟻愈多。以魚驅蠅。蠅愈至。

桓公謂管仲曰。官少而索者衆。寡人憂之。管仲曰。君無聽左右之請。因能而受祿。錄功而與官。則莫敢索官。君何患焉。

韓宣子曰。吾馬菽粟多矣。甚臞何也。寡人患之。周市對曰。使騶盡粟以食。雖無肥不可得也。名爲多與之。

其實少。雖無臞亦不可得也。主不審其情實。坐而患之。馬猶不肥也。

桓公問置吏於管仲。曰。辯察於辭。清潔於貨。習人情。夷吾不如絃商。請立以爲大理。登降肅讓。以明禮待賓。臣不如隰朋。請立以爲大行。墾草仞邑。辟地生粟。臣不如甯武。請以爲大田。三軍旣成陣。使士視死如歸。臣不如公子成父。請以爲大司馬。犯顏極諫。臣不如東郭牙。請立以爲諫臣。治齊此五子足矣。將欲霸王。夷吾在此。

凡十事皆雜
論人臣

孫月峰曰佳
語不鍊之鍊

獻伯之儉可
以勸民何必

以法繩之也

傳五孟獻伯相魯。堂下生藿藜。門外長荆棘。食不二
味。坐不重席。無衣帛之妾。居不粟馬。出不從車。叔向
聞之。以告苗賁皇。賁皇非之曰。是出主之爵祿以附
下也。一曰。孟獻伯拜上卿。叔向往賀。門有御馬。不食
禾。向曰。子無二馬二輿。何也。獻伯曰。吾觀國人尚有
饑色。是以不秣馬。班白者多徒行。故不二輿。向曰。吾
始賀子之拜卿。今賀子之儉也。向出語苗賁皇曰。助
吾賀獻伯之儉也。苗子曰。何賀焉。夫爵祿旂章。所以
異功伐。別賢不肖也。故晉國之法。上大夫二輿二乘。

中大夫二輿一乘。下大夫專乘。此明等級也。且夫卿
必有軍事。是故循車馬。比卒乘。以備戎事。有難則以
備不虞。平夷則以給朝事。今辭晉國之政。乏不虞之
備。以成節儉。以潔私名。獻伯之儉也。可與。又何賀。
管仲相齊曰。臣貴矣。然而臣貧。桓公曰。使子有三歸
之家。曰。臣富矣。然而臣卑。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。曰。
臣尊矣。然而臣疎。乃立為仲父。孔子聞而非之曰。泰
侈偏上。一曰。管仲父出。朱蓋青衣。置鼓而歸。庭有陳
鼎。家有三歸。孔子曰。良大夫也。其侈偏上。

虎所樹者魯
三人齊三人
皆不忠於虎
而忠於公室
簡主答之失
言

孫叔敖相楚。棧車牝馬。糲餅菜羹。枯魚之膳。冬羔裘。夏葛衣。面有饑色。則良大夫也。其儉偏下。陽虎去齊走趙。簡主問曰。吾聞子善樹人。虎曰。臣居魯。樹三人。皆爲令尹。及虎抵罪於魯。皆搜索於虎也。臣居齊。薦三人。一人得近王。一人爲縣令。一人爲候吏。及臣得罪。近王者不見。臣縣令者迎臣執縛。候吏者追臣至境上。不及而止。虎不善樹人。主俛而笑曰。樹橘柚者。食之則甘。嗅之則香。樹枳棘者。成而刺人。故君子慎所樹。

中牟無令。晉平公問趙武曰。中牟。三國之股肱。邯鄲之肩髀。寡人欲得其良令也。誰使而可。武曰。刑伯子可。公曰。非子之讎也。曰。私讐不入公門。公又問曰。中府之令。誰使而可。曰。臣子可。故曰。外舉不避讐。內舉不避子。趙武所薦四十六人。及武死。各就賓位。其無私德若此。

平公問叔向曰。羣臣孰賢。曰。趙武。公曰。子黨於師人。武立如不勝衣。言如不出口。然所舉士也。數十人皆得其意。而公家甚賴之。及武子之生也。不利於家。死

不託於狐。臣敢以爲賢也。

解狐薦其讐於簡主以爲相。其讐以爲且幸釋已也。乃因往拜謝。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。夫薦汝。公也。以汝能當之也。夫讐汝。吾私怨也。不以私怨汝之故。擁汝於吾君。故私怨不入公門。一曰。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。柳往謝之曰。子釋罪。敢不再拜。曰。舉子公也。怨子私也。子往矣。怨子如初也。

鄭縣人賣豚。人問其價。曰。道遠日暮。安暇語汝。

傳六。范文子喜直言。武子擊之以杖。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。無所容則危身。非徒危身。又將危父。

子產者。子國之子也。子產忠於鄭君。子國譙怒之曰。夫介異於人臣。而獨忠於主。主賢明。能聽汝。不明。將不汝聽。聽與不聽。未可必知。而汝已離於羣臣。離於羣臣。則必危汝身矣。非徒危已也。又且危父矣。

梁車新爲鄴令。其姊往看之。暮而後門閉。因踰郭而入車。遂刖其足。趙成侯以爲不慈。奪之璽而免之。令管仲束縛。自魯之齊。道而饑渴。過綺烏封人而乞食。烏封人跪而食之。甚敬。封人因竊謂仲曰。適幸及齊。

不死而用齊。將何報我。曰。如子之言。我且賢之用。能之使勞之論。我何以報子。封人怨之。

韓子卷之十三

外儲說右上

君所以治臣者有三。一勢不足以化。則除之。師曠之對。晏子之說。皆合勢之易也。而道行之難。是與獸逐走也。未知除患。患之可除。在子夏之說。春秋也。善持勢者。蚤絕其茲萌。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。而況錯之於君乎。是以太公望殺狂裔。而臧獲不乘驥。嗣公知之。故而駕鹿。薛公知之。故與二樂博。此皆知同異之反也。故明主之牧臣也。說在畜鳥。